

巴托克

李錫哲
特隆洋
譯著

永恆的音樂家(4)

巴 托 克

定價新臺幣50元

中華民國60年12月5日初版發行

著 者 錫 特 隆 譯 者 李 哲 洋 發行人 張 紫 樹

出版者 全音樂譜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104巷40號

電話 330723・23914號

總經銷 大陸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79號

郵政劃撥帳戶：1548號

印 刷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汕頭街22巷44弄62號

有 權 版

©1971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563號

《永恆的音樂家》4

巴托克

李錫特
哲特隆
洋隆著
譯著





目
次

1	煉爐中的鋼	9
2	鄉下人的歌唱	33
3	藍鬍子的征服	57
4	戰爭與和平	87
5	邁向巴托克式音階	119



巴托克作品表	236
譯者後記	234
原譯者後記	231
7 — 流亡時期的音樂	195
6 — 光榮與不安	151

1

煉
爐
中
的
鋼



巴托克（二十二歲）

Bartók Bé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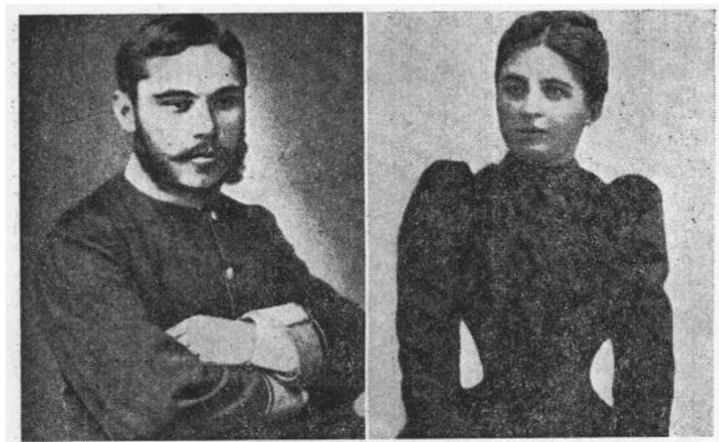


就在十九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匈牙利東部，爲麥田、牧場以及德蘭斯瓦尼亞平原的森林所圍繞的，叫做拿吉森蜜克洛斯的小鎮上有一個農業學校，校長叫做貝拉·巴托克。他精悍而有教養，尤其喜歡音樂。他除了在一個小小的業餘樂團擔任大提琴奏者之外，也曾經作過數齣舞曲。這個人物嗣後跟一位令人側目的女性褒拉·懷德結婚。這位身爲教師的女性，同時也是一位音樂家。這種家庭環境，難免令人連想到中歐的另一位作曲家楊納傑克，他的雙親也是教育工作者。至於巴托克這一家人，則一共有二八八一年出世，跟父親同名的貝拉(Béla Bartók)與妹妹愛兒佳(愛兒佳貝特)。

貝拉的身體相當虛弱，出世後三個月因爲打過預防天花的針而發疹，一直到五歲才消失。他時常苦於沒法把它隱蔽，羞於被別人看到，所以很少跟其他孩子遊戲，幾乎終日在家裏孤零零地渡日子。至於日後所罹的肺炎，反而促進了他的生長。由於如此，所以據說他幾乎令人以難以相信的程度，一直等到很久以後才會走路，才會說話。不過他的音樂才能，却芒露得相當早。據他的母親說，貝拉在一歲半的時候就懂得以身體的動作來央求唱歌，做母親的便彈起鋼琴來使他高興。到了三歲就常常拿起大鼓，用絲毫沒有錯誤的節奏敲鼓伴奏母親所彈的音樂。此外，他的音樂性記憶力據說亦相當驚人。

在四歲的時候，他會用一個指頭在鋼琴上一首首彈出他所記得的民歌，總數幾達四十首之多，舉凡一聽到歌詞的開頭，就會立刻用鋼琴把它全部彈出來。他在五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怪異的事，有一天在街上的飯館，他的父親所參加的管弦樂隊正在演奏羅西尼的序曲『賽蜜拉米德』的時候，這個孩子非常爲這個會場的不够肅靜而生氣。到了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正式教他鋼琴，一個月之後就達到會聯彈的程度。不過他的健康情形依然很令人擔心，就在五歲患了一場慢性氣管支炎，受到脊髓有可能彎曲的威脅（後來才知道這是誤診）。六歲時，溫泉療法終於使他復康，到了翌年便已經能够上小學了。在學校正好在母親所教的班上，他在那一方面都顯得比別人優秀。然而就在這一年，他的父親去世。於是貝拉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比以前更爲密切。爲了經濟上的需要，巴托克夫人不得已搬了家。她除了依舊擔任學校的教師之職外，不得不也得做起鋼琴教師。她的妹妹依兒瑪，爲了照顧她的孩子們，也趕來住在一起。翌年這四個人同時動身前往匈牙利北部的拿吉賽列斯（這個小鎮於一九二〇年變成捷克的領土，現在爲蘇俄所占領）。

貝拉·巴托克成爲一個作曲家是在九歲的時候。當他彈鋼琴時，絲毫沒有笨拙的現象，反而似乎有甚麼附在他的身上。有時，當母親睡着的時候，把浮現在腦子裏的，從來沒有聽過的圓舞曲之曲調強記下來，當他的母親醒過來時，竟發現他坐在鋼琴的前面，等着要彈這新的音樂，自這個時候起，他已經不能滿足於只做圓舞曲、彌賽特曲或波爾卡舞曲了，他竟做了一曲需二十分的『多瑙河的水流』



巴托克的父親貝拉與母親婁拉·懷德

(青年時代的作品目錄上列爲作品一八)。這是從上地理課而產生的作品，無非是用音樂來呈现出這條大河流入黑海的整個過程。這闕作品誠然是海頓、莫差特、舒曼等人的影響之下，採合了吉普賽的舞曲或民歌的韻味之作品。

巴托克在拿吉華拉德讀了一年公立高級中學之後，回到母親的身邊渡假。閒時就跟學畫的友伴到鄉下散步，他除了聽到鳥啼之外，也聽過割稻時唱的歌謠。十一歲時，他就在縣政府的大會堂舉行慈善演奏會。這場演奏會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公開演奏會。曲碼包括貝多芬的『華特斯坦奏鳴曲』的快板樂章，以及自己作曲的『多瑙河的水流』等，聽衆大爲喝采。其技術之高超，至少有一個聽衆曾經爲之感動而終生未忘，因爲這個人在三十年後，爲了在該場演奏會獲得巴托克的簽名字跡而自傲。演奏會之後，巴托克

夫人就趁機把一直過着小鎮生活的整個家族帶往波喬尼（Pozsony，舊名普雷斯堡，即現在捷克的布拉第斯拉瓦）。在多瑙河畔的這個城市，是維也納至布達佩斯之間的一個重鎮，它是在四隅都聳立着高塔的四四方方碩大城砦的山下。這對貝拉來說，是第一次接觸有良好的音樂傳統之大學的大城市。在所有的時代之中，最偉大的音樂王朝之鼻祖懷特·巴赫就是在這裏出世的。莫差特也曾經經過這個地方，李斯特就是在這裏舉行第一次的演奏會。波喬尼算來是這個國王的第二音樂中心地，拉斯羅·艾克爾就在此教他的和聲學（他是十九世紀匈牙利最優秀的作曲家之一的菲倫茲·艾克爾的兒子）。巴托克的音樂教育，於是就交給拉斯羅·艾克爾來擔當。

然而，巴托克夫人因為無法在此地立刻找到滿意的工作，因此有八個月的光景，都不得不留在德蘭斯瓦尼亞的貝斯特爾賈。她的兒子便留在此，一方面繼續中學的學業，另一方面還為一個年輕的小提琴家彈伴奏，於是才藉此機會接觸到了貝多芬的小提琴奏鳴曲以及孟德爾頌的協奏曲。一八九三年他的母親終於因應聘波喬尼的師範學校執鞭之故，貝拉就開始拜艾克爾與席特爾為師，接觸到了十八、九世紀的諸音樂作品，同時還跟市內形形色色的業餘音樂家共同練習室內樂。當時他所崇拜的人物是布拉姆斯。由於波喬尼這個城市，幾乎沒有演奏過華格納的緣故，當時的巴托克除了華格納的『唐懷瑟』這齣戲之外一無所知。當他熱衷於德國音樂的時候，由於結識了比他大四歲的，已作有『鋼琴五重奏曲』的艾爾尼·多核納尼而獲得激勵。自多核納尼就讀布達佩斯的國立音樂院而離開該地之後



貝拉（五歲）

，巴托克便繼承了國立高級中學禮拜堂的風琴奏者之職。到了十六歲，原來只是心血來潮才做的作曲活動遂逐漸活躍起來，包括『奏鳴曲』（爲鋼琴）的鋼琴作品一個接着一個產生。翌年，即一八九八年，若不是忙於把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改編爲管弦樂，便是爲他自己的『弦樂四重奏曲』，總之他已開始去涉獵鋼琴以外的樂器。在公開的演奏會上，他除了演奏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之外，還演奏了爲鋼琴改編的『唐懷瑟』序曲。另一方面，他因爲常常替人家彈伴奏的緣故，也賺了一些錢，可是都被他立刻統統花在買樂譜上。原因是即使他打消了就讀音樂院的念頭，也得靠自己生活，因爲他除了自己去賺錢之外，並沒有其他財路。到了十七歲的時候，波喬尼這個地方對巴托克來說，已經沒有甚麼好學的了。去哪裏呢？料想他當時一定很迷惑。維也納就在離當地